

喜曰何如馬對曰府庫空虛於上百姓貧餓於下然而姦吏富矣

齊桓公微服以巡民家人有年老而自養者桓公問其故對曰臣有子三人家貧無以妻之備米及反桓公歸以告管仲曰畜積有腐

棄之財則人飢餓宮中有怨女則民無妻桓公曰善乃論宮中有婦人而嫁之下令於民曰丈夫二十而室婦人十五而嫁一日桓公

微服而行於民間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而無妻桓公問管仲曰有民老而無妻者乎管仲曰有鹿門稷者行年七十矣而無妻桓公

曰何以令之有妻管仲曰臣聞之上有積財則民臣必匱乏於下宮中有怨女則有老而無妻者桓公曰善令於宮中女子未嘗御出

嫁之乃令男子年二十而室女子年十五而嫁則內無怨女外無曠夫

延陵卓子乘蒼龍挑文之乘言飾也鈞飾在前飾也錯銀在後飾也以馬欲進則鈞飾禁之欲退則錯銀貫之馬因旁出造父過而為之泣涕曰古之治人亦然矣夫實所以勸

之而毀存焉罰所以禁之而暴加焉民中立而不知所由言賞則有賜罰則有此亦聖人之所為泣也一日延陵卓子乘蒼龍與翟文

之乘馬有單前則有錯飾後則利銀策則引之退則策之馬前不得進後不得退遂避而逸因下抽刀而刎其脚造父見之而泣終日

不食因仰天而歎曰策所以進之也錯飾在前引所以退之也利銀在後令人主以其清潔也進之以其不適左右也退之以其公正

也譽之以其不聽從也廢之民懼中立而不知所由此聖人之所為泣也

韓非子卷之十四

韓非子卷之十五

難一第三十六

晉文公將與楚人戰召舅犯問之曰吾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舅犯對曰臣聞之繁禮君子不厭忠信禮繁則信可以學禮故曰

不厭戰陣之間不厭詐偽非謂詐不能利勝也信故曰不厭詐偽也君其詐之而已矣文公辭舅犯因召雍季而問之曰我將與楚人戰彼眾我寡為之奈何

雍季對曰焚林而田偷也且多獸後不必無獸以詐過民偷取一時後必無復也詐得則楚人成以敗之歸而行爵先雍季而後舅犯

群臣曰城濮之事舅犯謀也夫用其言而後其身可乎文公曰此非君所知也夫舅犯言一時之權也雍季言萬世之利也仲尼聞之曰文公之霸也宜哉既知一時之權又知萬

世之利或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凡對問者有因問小大緩急而對也所問高大而對以卑狹則明主弗受也今文公問以少過眾而對

曰後必無復此非所以應也且文公不知一時之權又不知萬世之利戰而勝則國安而身定兵強而威立雖有後復莫大於此萬世之利莫患不至戰而不勝則國亡兵弱身死名息拔拂今日之死不及安暇待萬世之利待萬世之利在今日之勝今日之勝在詐於敵詐敵萬世之利已故曰雍季之對不當文公之問且文公又不知舅犯之言舅犯所謂不厭詐偽者不謂詐其民請詐其敵也敵者所伐之國也後雖無復何傷哉文公之所以先雍季者以其功耶則所以勝楚破軍者舅犯之謀也以其善言耶則雍季乃道其後之無復也此未有善言也舅犯則以兼之矣舅犯曰繁禮君子不厭忠信者忠所以愛其下也信所以不欺其民也夫既以愛而不欺矣言孰善於此然必曰出於詐偽者軍旅之計也舅犯前有善言後有戰勝故舅犯有二功而後論雍季無一焉而先賞文公之霸也不亦宜乎仲尼不知善賞也仲尼不知善賞也歷山之農者侵畔舜往耕焉暮年剛取正和謙

故正河濱之漁者爭抵抵水中高地舜往漁焉暮年而讓長東夷之陶者器苦窳苦窳舜往陶焉暮年而器牢仲尼歎曰耕漁與陶非舜官也非大人而舜往為之者所以救敗也舜其信仁乎乃躬耕處苦而民從之故曰聖人之德化乎或問儒者曰方此時也堯安在其人曰堯為天子然則仲尼之聖堯奈何堯在上三人為聖者聖人明察在上位將使天下無姦也今耕漁不爭陶器不窳舜又何德之化堯在上則自有禮讓何須舜以化之舜之救敗也則是堯有失也賢舜則去堯之明察聖堯則去舜之德化不可兩得也楚人有鬻楫與矛者譽之曰吾楫之堅莫能陷也又譽其矛曰吾矛之利於物無不陷也或曰以子之矛陷子之楫何如其人弗能應也夫不可陷之楫與無不陷之矛不可同世而立今堯舜之不可兩譽矛楫之說也且舜救敗暮年已一過三年已三過舜有盡壽有盡天下過無已以有盡遂無已所止者寡矣實罰使天下必行之令曰中程

者實弗中程者謀令朝至暮變暮至朝變十日而海內畢矣美待暮年舜猶不以此說堯令從已乃躬親不亦無術乎且夫以身為苦而後化民者堯舜之所難也處勢而驕下者庸主之所易也將治天下釋庸主之所易道堯舜之所難未可與為政也管仲有病桓公往問之曰仲父病不幸卒於大命將美以告寡人管仲曰微君言臣故將謁之願君去堅刁除易牙遠衛公子開方易非為君主味君主惟人肉未嘗易牙益其首子而進之夫人情莫不愛其子今弗愛其子安能愛君君妬而好內堅刁自官以治內人情莫不愛其身身且不受安能愛君聞方事君十五年齊衛之間不容數日行棄其母久官不歸其母不受安能愛君臣聞之矜偽不長蓋虛不久言虛美詐事不可久也願君去此三子者也管仲卒死而桓公弗行及桓公死蟲出尸不葬或曰管仲所以見告桓公者非有度者之言也所以去堅刁易牙者以不愛其身適君之

欲也曰不愛其身安能愛君然則臣有盡死
力以為其主者不愛身也亦管仲將不用也曰
不愛其死力安能愛君是君去忠臣也且以
不愛其身度其不愛其君是將以管仲之不
能死公子糾度其不死桓公也是管仲亦在

所去之域矣明主之道不然設民所欲以求
其乃故為爵祿以勸之設民所惡以禁其姦
故為刑罰以威之慶賞信而刑罰必故君舉
功於臣而姦不用於上臣有功者舉用之雖
自然姦不見用也雖
有堅刃其奈君何且臣盡死力以與君垂爵
祿以與臣市君臣之際非父子之親也計數
之所出也臣計君力
臣計君祿君有道則臣盡力而姦
不生無道則臣上塞主明而下成私管仲非
明此度數於桓公也使去堅刃一堅刃又至
非絕姦之道也且桓公所以身死蟲流出尸
不葬者是臣重也臣重之實禮主也有禮主
之臣則君令不下究臣情不上通一人之力
能陽君臣之間使善敗不聞禍福不通故有
不葬之患也明主之道一人不兼官一官不
兼事卑賤不待尊貴而進論大臣不因左右

而見百官修通羣臣輻湊有賞者君見其功
有罰者君知其罪見知不悖於前賞罰不弊
於後可賞實可罰實
無所弊也安有不葬之患管仲非
明此言於桓公也使去三子故曰管仲無度
矣

襄子圍於晉陽中出圍賞有功者五人高赫
為賞首張孟談曰晉陽之事寡人國家危社
稷殆矣吾羣臣無有不驕侮之意者惟赫子
不失君臣之禮是以先之仲尼聞之曰善賞
哉襄子賞一人而天下為人臣者莫敢失禮
矣
或曰仲尼不知善賞矣夫善賞罰者百官不
敢侵職羣臣不敢失禮上設其法而下無姦
詐之心如此則可謂善賞罰矣使襄子於晉
陽也令不行禁不止是襄子無國晉陽無君
也尚誰與守哉今襄子於晉陽也知氏懼之
曰寃生龜而民無反心是君臣親也襄子有
君臣親之澤操令行禁止之法而猶有驕侮
之臣是襄子失罰也為人臣者乘事而有功

則賞令赫僅不驕侮而襄子賞之是失賞也
臣有不驕僅合臣
體非有不善不實也明主賞不加於無功罰不
加於無罪今襄子不誅驕侮之臣而賞無臣
之赫安在襄子之善賞也故曰仲尼不知善
賞

晉平公與羣臣飲飲酣乃喟然而歎曰莫樂
為人君惟其言而莫之違師曠侍坐於前援
琴撞之公披衽而避琴壞於壁公曰太師誰
撞師曠曰今者有小人言於側者故撞之公
曰寡人也師曠曰莫息
之聲是非君人者之言
也左右請除之公曰釋之以為寡人戒
或曰平公失君道師曠失臣禮夫非其行而
誅其身君之於臣也非其行則陳其言善諫
不聽則遠其身身者臣之於君也令師曠非平
公之行不陳人臣之諫而行人主之誅舉琴
而親其體是逆上下之位而失人臣之禮也
夫為人臣者君有過則諫諫不聽則輕爵祿
以待之此人臣之禮義也令師曠非平公之
過舉琴而親其體雖嚴父不加於子而師曠
行之於君此大逆之術也臣行大逆平公善

而聽之是失君道也故平公之跡不可明也使人主過於聽而不悟其失師曠之行亦不可明也使姦臣叢極諫而飾弑君之道不可謂兩明此為兩過故曰平公失君道而師曠亦失臣禮矣

齊桓公時有處士曰小臣稷桓公三往而弗得見桓公曰吾聞布衣之士不輕爵祿無以易萬乘之主萬乘之主不好仁義亦無以下布衣之士於是五往乃得見之

或曰桓公不知仁義夫仁義者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避卑辱謂之仁義故伊尹以中國為亂遺為宰于涉百里奚以秦為亂遺為虜于穆公皆憂天下之害趨一國之患不辭卑辱故謂之仁義今桓公以萬乘之勢下匹夫之士將與憂齊國而小臣不行見小臣之忘民也忘民不可謂仁義仁義者不失人臣之禮不敗君臣之位者也是故曰封之內執會而朝名曰臣臣更分職受事名曰萌今小臣在民萌之眾而逆君上之欲故不可謂仁義仁義不在焉桓公又從而禮之使小臣

有智能而適桓公是隱也臣用故宜刑也若無智能而虛驕矜桓公是誣也宜戮小臣之行非刑則戮桓公不能領臣主之理而禮刑戮之人是桓公以輕上侮君之俗教於齊國也非所以為治也故曰桓公不知仁義

靡笄之役靡笄山名韓獻子將斬人却獻子聞之駕往救之比至則已斬之矣却子曰胡不以徇其僕曰曩不將救之乎却子曰吾敢不分謗乎

或曰却子言不可不察也非分謗也韓子之所斬也若罪人則不可救罪人法之所以敗也法敗則國亂若非罪人則勸之以殉勸之以徇是重不辜也斬既不辜則又不辜是重不辜也重不辜民所以起怨者也民怨則國危却子之言非危則亂不可不察也且韓子之所斬若罪人却子奚分焉斬若非罪人則已斬之矣而却子乃至是韓子之謗已成而却子且後至也夫却子曰以殉不足以分斬人之謗而又生殉之謗益得一謗是子言分謗也昔者紂為炮烙崇侯惡來又曰斬涉者之脛也奚分

於紂之謗此助為者且民之望於上也甚矣韓子弗得不辜也且望却子之得之也韓子之過今却子俱弗得則民絕望於上矣君上故曰却子之言非分謗也蓋謗也且却子之往救罪也以韓子為非也不道其

所以為非而勸之以殉是使韓子不知其過也夫下使民望絕於上又使韓子不知其失吾未得却子之所以分謗者也

桓公解管仲之束縛而相之管仲曰臣有寵矣然而臣卑公曰使子立高國之上管仲曰臣貴矣然而臣貧公曰使子有三歸之家管仲曰臣富矣然而臣蹶於是立以為仲父管仲略曰管仲以賤為不可以治國故請高國之上以貧為不可以治富故請三歸以蹶為不可以治親故處仲父管仲非貪以便治也或曰今使臧獲奉君令詔卿相莫敢不聽非卿相卑而臧獲尊也主令所加莫敢不從也今使管仲之治不緣桓公是無君也其今故桓公之令是臧獲之所以信也奚待高國仲

022 A 001

父之尊而後行哉當世之行事都丞都丞官

者之下微令者不辟尊貴不就卑賤二官雖卑亦不以尊卑命

卿相行之而非法者雖大吏誅乎民萌令管

仲不務尊主明法而事增寵益爵是非管仲

貪欲富貴必間而不知術也故曰管仲有失

行霄略有過譽

韓宣王問於穆留吾欲兩用公仲公叔其可

乎穆留對曰昔魏兩用樓翟而亡西河樓翟

也楚兩用昭景而亡鄢郢昭景楚之二姓今君兩用

公仲公叔此必將爭事而外市與隣國交私

或曰昔者齊景公兩用管仲鮑叔成湯兩用

伊尹仲虺夫兩用臣者國之憂則是桓公不

霸成湯不王也潘王一用淳齒而手死乎東

廟主父一用李兌滅食而死主有術兩用不

為患無術兩用則爭事而外市一則專制

而劫弑今留無術以規上使其主去兩用一

是不有西河鄢郢之憂則必有身死滅食之

患是穆留未有善以知言也

難第二第三十七

景公過晏子曰子官小近市請徙子家豫章

之園晏子拜而辭曰且嬰家貧待市食而

朝暮趨之不可以遠景公笑曰子家習市識

貴賤乎是時景公繁於刑晏子對曰踴貴而

屨賤景公曰何故對曰刑多也景公造七老

然變色曰寡人其暴乎於是損刑五

或曰晏子之貴踴非其誠也欲使辭以止多

刑也卒問而應非深也亂則重典此不察治之患也夫刑當無多不當無少苟不當

以無以不當聞而以太多說無術之患也

敗軍之誅以千百數猶北不止即治亂之刑

如恐不勝而姦尚不盡今晏子不察其當否

而以大多為說不亦妄乎夫惜草茅者耗禾

穗惠盜賊者傷良民今峻刑罰行寬惠是利

姦邪而害善人也此非所以為治也

齊桓公飲酒醉遺其冠恥之三日不朝管仲

曰此非有國之恥也公故其不雪之以政公

曰故其善因發困倉賜貧窮論國出薄罪

處三日而民歌之曰公胡不復遺冠乎或曰

管仲雪桓公之恥於小人而生桓公之恥於

君子矣使桓公發困倉而賜貧窮論國出薄

罪非義也不可以雪恥使之而義也桓

公宿義須遺冠而後行之則是桓公行義非

為遺冠也是雖雪遺冠之恥於小人而亦遺

義之恥於君子矣且夫發困倉而賜貧窮者

是實無功也論國出薄罪者是不誅過也

夫實無功則民偷幸而望於上遺冠得賜不誅過則民不懲而易為非此亂之本也安可

以雪恥哉

昔者文王侵孟克莒舉鄆三舉事而紂惡之

文王乃懼請入雒西之地赤壤之國方千里

以請解炮烙之刑天下皆說仲尼聞之曰仁

哉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烙之刑智哉

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或曰仲尼以文王為智也不亦過乎夫智者

知禍難之地而辟之者也是以身不及於患

也使文王所以見惡於紂者以其不得人心

耶則雖索人心以解惡可也紂以其大得人心而惡之已久輕地以收人心是重見疑也

固其所以枉桎囚於羑里也鄭長者有言體道無為無見也此最宜於文王也矣不使人疑之也仲尼以文王為智未及此論也

晉平公問叔向曰昔者齊桓公九合諸侯一匡天下不識臣之力也叔向對曰管仲善制

割實晉無善削縫言損益若女工之純絲也隰朋善純緣

君何力之有師曠伏琴而笑之公曰太師奚笑也師曠對曰臣笑叔向之對君也凡為人

臣者猶炮宰和五味而進之君君弗食孰敢強之也臣請譬之君若壤地也臣若草木也必壞地美然後草木碩大亦君之力也臣何力之有

或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夫一匡天下九合諸侯美之大者也非專君之力也又非專臣之力也昔者宮之奇在虞僖負羈在曹

二臣之智言中事發中功虞曹俱亡者何也此有其臣而無其君者也且蹇叔處干而干亡秦而秦霸非蹇叔愚於干而智於秦也此有君與無臣也向曰臣之力也不然矣昔者

桓公宮中二市婦閭也門二百被髮而御婦人得管仲為五伯長失管仲得豎刁而身死蟲流出尸不葬以為非臣之力也且不以管仲為霸以為君之力也且不以豎刁為亂晉者晉文公慕於齊女而忘歸咎犯極諫故使反晉國故桓公以管仲合文公舅犯霸而師曠曰君之力也又不然矣凡五霸所以能成功名於天下者必君臣俱有力焉故曰叔向師曠之對皆偏辭也齊桓公之時晉客至有司請禮桓公曰告仲父者有司三請非而優笑曰易哉為君一曰仲父二曰仲父優者名桓公曰吾聞君人者勞於索人佚於使人吾得仲父已難矣已得仲父之後何為不易乎哉

或曰桓公之所應優非君人者之言也桓公以為君人為勞於索人何索人為勞哉伊尹自以為宰干湯百里奚自以為虜干穆公虜所辱也宰所羞也蒙羞辱而接君上賢者之憂世急也然則君人者無逆賢而已矣索賢不為人主難且官職所以任賢也爵祿所以賞

功也設官職陳爵祿而士自至君人者美其勞哉使人又非所佚也人主雖使人必以度量準之以刑名參之以事過於法則行不過於法則止功當其言則賞不當則誅以刑名收臣以度量準下此不可釋也君人者馬佚哉索人不勞使人不佚而桓公曰勞於索人佚於使人者不然且桓公管仲又不難管仲不死其君而歸桓公鮑叔輕官讓能而任之桓公得管仲又不難明矣已得管仲之後莫遽易哉管仲非周公且周公旦假為天子七年成王壯授之以政非為天下計也為其職也夫不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肯死君而事其讎倍死君而事其讎者必不難奪子而行天下不難奪子而行天下者必不難奪其君國矣管仲公子糾之臣也謀殺桓公而不能其君死而臣桓公管仲之取舍非周公且未可知也若使管仲大賢也且為湯武桀紂之臣也桀紂作亂湯武奪之今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桀紂之行居湯武之上桓公危矣若使管仲不肖人也且為田常田常簡公之臣

也而弑其君令桓公以易居其上是以簡公之易居田常之上也桓公又危矣管仲非周公且以明矣然為湯武與田常未可知也為湯武有桀紂之危為田常有簡公之亂也已得仲父之後桓公奚處易哉若使桓公之任管仲必知不欺已也是知不欺主之臣也然雖知不欺主之臣今桓公以任管仲之專借豎刁易牙蟲流尸而作葬桓公不知臣欺主與不欺主已明矣而任臣知彼其專也故曰桓公開主

李允治中山苦陘令上計而入多李允曰語言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謂之寃言也且無山林澤谷之利而入多者謂之寃貨君子不聽寃言不受寃貨子姑免矣

或曰李子設辭曰夫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謂之寃言辯在言者說在聽者言非聽者也則辯非說者也所謂不度於義非謂聽者必謂所聽也聽者非小人則君子也小人無義必不能度之義也君子度之義必不肯說也夫曰言語辯聽之說不度於義者必不

誠之言也入多之為寃貨也末可速行也李之子姦弗蚤禁使至於計是遂過也無術以知而入多入多者穰也雖倍入將奈何舉事慎陰陽之和種樹節四時之適無早晚之失寒溫之災則入多不以小功妨大務不以私欲害人事丈夫盡於耕農婦人力於織

繼則人多務於畜養之理察於土地之宜六畜遂五穀殖則入多明於權計審於地形舟車機械之利用力少致功天則入多利商市關梁之行能以所有致所無客商歸之外貨留之儉於財用節於衣食官室器械周於資

用不事玩好則入多入多皆人為也若天事風雨時寒溫適土地不加天而有豐年之功則入多人事天工二物者皆入多非山林澤谷之利也夫無山林澤谷之利入多因謂之寃貨者無術之言也

趙簡子圍衛之郭郭庫櫛櫛立於矢石之所及簡子以軍為櫛櫛而鼓之而士不起簡子投枹曰烏乎吾之士數弊也行人燭過免胄而對曰臣聞之亦有君之不能耳無弊者

但君不能昔者吾先君獻公并國十七服國用之耳三十八戰十有二勝是民之用也獻公沒惠公即位淫衍暴亂身好玉女秦人榮侵去降十七里亦是人之用也惠公沒文公投之圍衛取鄆城濮之戰五敗荆人取尊名於天下亦此人之用也亦有君不能耳士無弊也簡子乃去櫛櫛立矢石之所及鼓之而士乘之戰大勝簡子曰與吾得華車千乘不如聞行人燭過之一言也

或曰行人未有以說也乃道惠公以此人是敗文公以此人是霸未見所以用人也以實信必罰未必去櫛櫛簡子未可以速去實櫛也嚴親在圍輕犯矢石孝子之所愛親也孝子

輕犯矢石而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數者謂親愛孝子愛親百數之一也犯難救數者謂親愛今以為身處危而人尚可戰是以百族之子於上皆善孝子之愛親也是行人

之誣也君百族於行孝或是一說於好利惡害夫人之所有也實厚而信人輕敵矣刑重而必失人不比矣長行徇上數百不一失喜利畏罪人莫不然將眾者不出乎莫不然之

(102) A. B. 12-4

數而道乎百無失人之行人未知用衆之道也

韓非子卷之十五

韓非子卷之十六

難第三十八

虧四

魯穆公問於子思曰吾聞龐桐氏之子不孝其行奚如子思對曰君子尊賢以崇德舉善以勸民若夫過行是細人之所識也臣不知也子思出子服厲伯入見問龐桐氏子子服厲伯對曰其過三皆君之所未嘗聞自是之後君貴子思而賤子服厲伯也

或曰魯之公室三世劫於季氏不亦宜乎明君求善而賞之求姦而誅之其得之一也故以善聞之者以說善同於上者也以姦聞之者以惡姦同於上者也此宜賞舉之所力也同善聞也不以姦聞是異於上而下比周於姦者也此宜毀罰之所及也今子思不以過聞而穆公貴之厲伯以姦聞而穆公賤之人情皆喜貴而惡賤故季氏之亂成而不止聞此魯君之所以劫也且此亡王之俗取魯之民所以自美而穆公獨貴之不亦倒乎文公出亡獻公使寺人披攻之蒲城披斬其袪文公奔翟惠公即位又使攻之惠實不得

也及文公反國披求見公曰蒲城之役君令一宿而汝即至惠實之難君令三宿而汝一宿何其速也披對曰君令不三除君之惡恐不堪蒲人翟人余何有焉當時君為蒲翟之請令公即位其無蒲翟乎且桓公置射鈞而相管仲君乃見之

或曰齊晉絕祀不亦宜乎桓公能用管仲之功而忘射鈞之怨文公能聽寺人之言而棄斬袪之罪桓公文公能容二子也後世之君明不及二公後世之臣賢不如二子不忠之臣以事不明之君君不知則有燕操子之子罕田常之賊知之則以管仲寺人自解君必不誅而自以為有桓文之德是臣讎而明不能燭多假之實自以為賢而不戒則雖無後嗣不亦可乎且寺人之言也直飾非誠君令而不貳者則是貞於君也死君後生臣不愧而復為貞不皆死然公惠公朝卒而慕事文公寺人之不貳何如人有設桓公隱者曰一難二難三難何也桓公不能射以告管仲管仲對曰一難也近優